

北

史

一
一

天

地

三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高允

從祖弟祐昂

祐曾孫德正李式

祐從孫

高允字伯恭勃海蓆人漢太傅良之後也曾祖慶莫恭臺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

遺得喪之致神麀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
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
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
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
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
張偉竝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
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
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勲賜爵
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
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

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
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
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
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
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
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
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
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
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

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旣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傳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

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
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今
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
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
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
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
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幃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
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
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都櫟性巧佞

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

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豐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

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
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
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
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
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
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
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
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
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
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

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
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
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
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
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
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
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
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
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
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

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
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
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
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
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
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
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
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
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

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
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
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
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
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尔之教
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
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
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
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
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

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
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
小人必依禮限此一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
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
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
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
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
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
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

七史列傳十九

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
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
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
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
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
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
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
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
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
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

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導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